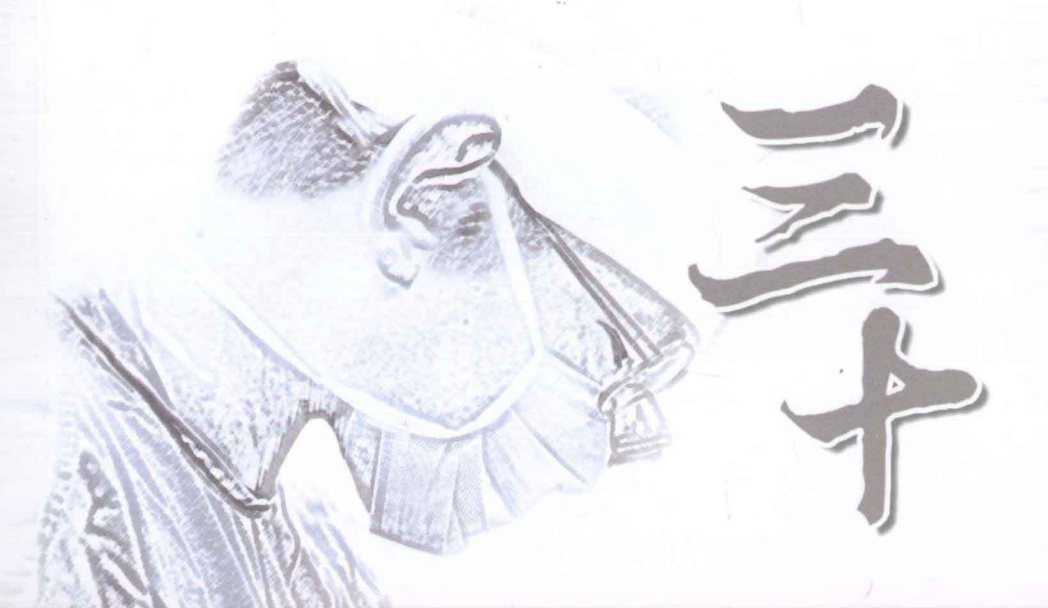




三十

◎ 无非 著

30岁产科男医生，告别了青涩，生命已背负上时间的烙印，在爱情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未知的考验就在前方……

致我们终将远去的30岁……

SANSHI

 群众出版社

三十

无非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 / 无非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14 - 5138 - 8

I. ①三…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8393 号

三十
无非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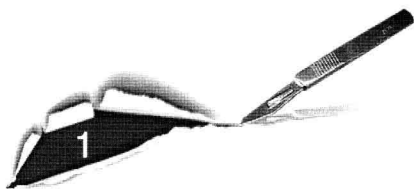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8.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38 - 8
定 价: 26.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躺在床上，周身瘫软大汗淋漓，手指节苍白无力，僵硬地松开刚才紧紧抓住的床单，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腹部殷红的一片，不知所措。

小妍浑身赤裸地骑坐在我的身上，面色安详，一侧的嘴角微微上翘，隐约留下红色的印记，露出诡秘的微笑。小妍的目光柔情似水，影影绰绰，疼惜地抚摸我的头发，我的额头，我的鼻子，我的脸颊和脖子，她修长的手指轻盈地在我的身上游走，游过我的下颚，游过我的锁骨，沿着我的胸骨继续向下，经过腹直肌筋膜，越过肚脐，最终停留在我的下腹，那里鲜血淋漓，殷红一片。

小妍痴痴地望着那里，笑得更加美艳开怀。她双目半阖，轻轻蠕动着俯下身体，用食指在我的肚子上狠狠地蘸了一下，继而准备把鲜红的手指放入口中，她娇小的舌头已经伸出来的时候，手指却又突然停在空中，她向我嫣然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寒光四射，她的手指重新落回我的身体，开始在我的肚皮上写写画画。

小妍的手指再次在我的身上游走，这次更加自如，也更加雀跃，我能听到黏稠的血液像墨汁一样在她指肚的皮肤和我腹部的皮肤的摩擦下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响。我用力挺直脖子把脑袋从枕

头上抬起，努力想看清小妍到底在写些什么却无法做到。我想小妍在我身上留下的字迹一定是鲜红鲜红的，一定规整不乱，一定娟秀可人。那笔体我已看过成千上万遍，在她借给我的课堂笔记上，在她给我传的小条上，在她送给我的礼物上，可我还是想不出小妍会在我身上写些什么，于是我便更加用力地抬头，我的下巴已经贴到了锁骨，我的脖子已经因为过度前屈而嘎嘎作响，我能看见小妍垂下的长发，我能看见小妍漂亮的大小适中的乳房，我能看见小妍笔直白皙的手臂，可是，我还是看不到她到底在写什么。

于是，我决定，听天由命。

听由小妍满意地端详自己的作品，听由她不顾我的恐惧而若无其事地把手指放到嘴里嘬了一下，听由她开始重新抚摸我的头发，抚摸我的额头，抚摸我的鼻子，抚摸我的脸颊和脖子。

小妍把身体俯得更低，她的脸离我更近，她的目光插进我的眼睛，她的鼻尖顶着我的鼻尖，她呼出的带着血腥味道的气息扑在我的脸上，她蠕动身体，她轻声呻吟，她微笑，笑容美艳，摄人魂魄，我膨胀，我欲仙欲死。

.....



这时，“咔嚓”一声响彻云霄，所有画面顿时化为乌有。

我躺在地上，从身下掏出被我压碎的电蚊香，睡意全无。忍

着屁股的剧痛，回忆刚才的情境不禁脑后发凉，我定了定神正欲重新爬上床，突然灯火通明，只见马小丽只穿着内裤赤裸上身端坐在床上，抱着双臂紧闭着嘴，一脸严肃地瞪着我。我手搭凉棚，挡住刺眼的灯光，一片白灿灿之中，我隐约窥伺到了马小丽剧烈抖动的嘴角和憋得通红的耳根，所以便干脆坐在地上，同样故作镇静假装严肃地对她说：

“别憋着了，想乐就乐吧！”

“噗”的一声，尽管隔着两米开外，我还是感到被马小丽喷了一脸唾沫星子。只见她倒在床上，来回翻滚，脸埋在被子里，笑声从里面传出来闷声闷气时隐时现，她的一只小手在床上用力地捶打，伴随着浑身上下每一个关节的扭动，对于我撒癍症掉地下坐碎蚊香，她的幸灾乐祸之情表露无遗。

我点了一支烟，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抽，看着马小丽自顾自地躲在被窝里笑得天昏地暗。五分钟以后，马小丽喘着粗气从被窝里钻出来，对我说：

“我渴了，给我拿水去！”

“活该，谁让你嘲笑别人的痛苦来着，而且还是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的人，跟你睡一张床的人，你居心何在啊？你太狠毒了。不管，你自己拿去，刚才怎么不憋死你呢。”

“你讨厌，快点！”

“不管！”我依然不依不饶，“你要是一刀捅死我我是不是还得从地上蹦起来帮你把地上的血擦了啊？！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道德败坏！”

“你做春梦！”马小丽直入主题。

“我没有！”

“你肯定做春梦了!”

“我没有!你见过做春梦往电蚊香上坐的吗?”

“你肯定做了,我刚才都摸到了!”

“我”,我有些词穷,“我就做了,怎么着吧,你瞎摸什么啊!”

“我的东西,我想摸就摸,你快说,梦见跟谁耍流氓了?肯定不是跟我!”

“你怎么知道不是你?”

“肯定不是,看你刚才那贱样就肯定不是。”

“我跟你怎么就不能贱样了!?”

“那你给我倒杯水去!”

“不去!”

“你不是耍贱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

“讨厌!”马小丽嗖的一下赤脚跳下床,噼里啪啦地跑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寂静的夜里可以听见“咕咚咕咚”的液体流入喉咙的声音,旋即,她又嗖的一下跳回到床上,撩起毛巾被钻了进去,蒙头假装睡去。然后被窝里又突然伸出一条赤裸瘦小的胳膊,在墙上摸索着关了灯,便再无声息。

我摸黑拔了电蚊香的插销,把烟头按熄在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揉了揉屁股,艰难地爬回到床上,这时,随着身后一阵劲风,一股力道直抵我的后腰,转瞬间,我就重新落回到了地面上。刚才残留在地上的电蚊香碎片,重新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我仿佛能听到武侠片里那种利刃插入肉体、鲜血四溅的声音。

黑暗中,我听见马小丽冷漠的声音:

“去，洗脚洗屁股去！”

“你有病吧！大夜里的瞎折腾什么”，我一咬牙，拔下扎在臀部的一颗螺丝，“我不是刚洗的澡吗？”

“你都掉地上了，多脏啊！”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坐了起来。

“那你刚才还光着脚去喝水的呢，你怎么不洗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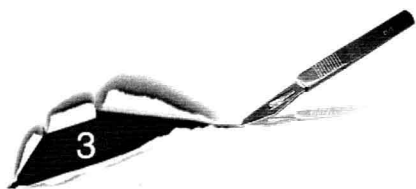
“我轻功好，根本没沾着土。”

“放屁！”刚说完，我轰的一声放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屁。

“你看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吧！！”我能听出马小丽又要笑出声来。

“我他妈的这是大晚上跟地下坐的着凉了，妈的，娶妻不慎！”我咒骂着去卫生间洗脚，身后又传来银铃般的笑声。

等我洗完脚重新上床的时候，马小丽已经呼吸均匀安然睡去，为免生枝节，我蹑手蹑脚地缩在床的一个角落，轻轻地盖上毛巾被，闭上眼开始胡思乱想。



是的，我承认我又梦到了小妍，每隔一段时间，小妍就会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我的梦里，睡梦中我和小妍出双人对卿卿我我，所有的场景和人物都形象逼真，清晰可见，与我甜蜜的大学生活别无二致。那时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是傻的，爱情是简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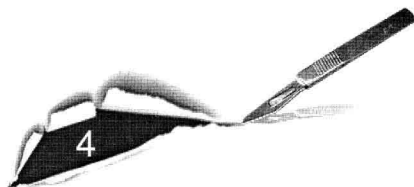
我不明白这次的梦中，小妍为什么会与如此血腥的场景联系在一起，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梦才应该对我更有裨益，让我不再愚蠢地沉溺于美好虚假的回忆中自得其乐，一直以来的这种无力的意淫令我自己都深恶痛绝。我应该直面现实，发掘真相，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从中吸取教训，惩前毖后，奋勇向前。

最起码，这个梦反映出三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一、那时的小妍是个处女。

二、那时的我对小妍逆来顺受，无计可施。

三、小妍是个魔鬼。



马小丽坐在副驾驶座上，嚼着口中的包子，突然扭过身来盯着我问：

“你说，昨晚到底梦到谁了?!”

一股浓浓的葱花味道扑面而来，我一阵作呕，猛一打方向盘，躲过了一条正肆无忌惮横穿马路的野狗。

“没梦见谁啊，是一个噩梦，要不我能掉地下吗?”

“狗屁！你肯定做性梦了，我都摸到了，你那儿都硬了，可硬可硬呢!!”

“我那是尿憋的”，我狡辩着，“大夜里的你干嘛对我性骚扰!”

“别胡说八道了，你肯定跟别人没干好事，肯定还特 high，

要不你也不会掉地上。”

“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我掉地上是因为我梦见个女鬼，要吃我。”

“好啊，你连女鬼都不放过！你至于饥渴到这份上吗？！”

我决定放弃抵抗，没有理她。前面又一条野狗过马路，我加大油门向野狗冲去，野狗仓皇地跑开了。

“没话说了吧，谁让你睡觉离我这么远的，你就是不愿意挨着我。活该，怎么不摔死你呢？！”

“大热天的，挨着你干嘛，热不热啊。”

“你就是不愿意挨着我”，说着，马小丽撇起了嘴，“放着一个裸体大美女睡你旁边你都没反应，非要去跟一个女鬼鬼混。你是个大变态，色情狂！”

这时，我把车停在了城铁站边上，马小丽轻盈地跳下车，又回过头来问我：

“屁股还疼吗？”

“别假惺惺的！”

“讨厌！色情狂！”马小丽粗鲁地关上了车门，又接着冲我高喊：“开车慢点！”

我没有理她，绝尘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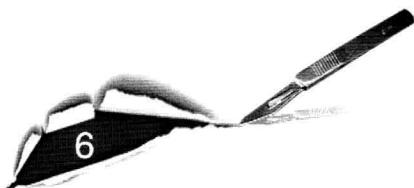


照往常一样，我迟到了 15 分钟到了医院。当然，迟到的原

因很多，诸如媳妇病了、路上堵车、闹钟没响、交通管制、昨晚写病历写到深夜，等等等等，如果碰巧被主任抓到，我就会把这些理由循环着逐条挑出来用，而绝大多数情况，只要没有手术，主任都根本懒得管我到底什么时候来上班，那样，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仔细把这些理由杜撰得更加绘声绘色，然后反复练习，以备不时之需，免得“用时方恨少”。

我把包放到更衣柜里，套上白大褂，在胸前的兜里插上了一根蓝圆珠笔和一根红圆珠笔，还有一块破旧但时间准确的手表，撕了两米多长的一大截手纸，径直向厕所走去。

站在蹲位上，我撩起白大褂的后襟，刚一蹲下，昨晚屁股上的伤口便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我试图努力忍住拉完再说，可对付屁股上的此类外伤我毫无经验，不知该如何发力，调整了半天姿势也不得要领，总是不能保证既能安全出恭又不撕裂伤口。最终，我气馁地起身提上裤子，还是决定先处理一下伤口。



我把裤子退至膝盖，光着屁股趴在床上，只听旁边正用镊子夹着消毒棉球的刘浪一声惊呼：

“哇噻，吴哥，您还 SM 啊，玩得够洋的啊！”

“别他妈废话，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呢，前半夜跟后半夜旁边睡的姑娘都不一样，我是有家室的人，我们是正经人。”

“嗝！——吴哥，您这话就不对了，我们怎么不正经了，我

这叫不浪费大好的青春年华，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姑娘服务当中去。另外，我还得纠正您一点，我是前半夜不睡觉，后半夜跟不同的姑娘睡觉。”

刘浪一边说着，一边举着镊子摇头晃脑，刚才夹着的消毒棉球早已不翼而飞，“再说了，结了婚也得有点情趣不是，您受点委屈，让我嫂子乐呵乐呵有什么的啊！我完——全理解您的所作所为，且全盘接受，我还怨自己思想太保守，太不能与时俱进呢。”

我试图飞起一脚踹向刘浪的肚子，但退至小腿的裤子严重地束缚了我的行动，因此我只是髌关节发了一下力，那一脚却未能踢出，看起来我只是风骚地扭了一下屁股。饶是如此，刘浪还是机敏地向后一闪，刚夹起的又一个消毒棉球再次掉在地上。

刘浪拔出了我屁股上的最后两块电蚊香的碎片，用镊子夹着放在眼前端详了半天，眉头紧锁：

“吴哥，您这是用的什么工具啊，质量也太差了吧。我嫂子也真够狠的，扎得这么深，这上面还带着肉丝儿呢。”

“再胡说八道我抽你了啊，昨天夜里撒癔症，掉地上正好坐在电蚊香上了，真他妈背。”

一提起昨晚的事，我就分外沮丧，并没有告诉刘浪我被马小丽二次踹到地上的情节。

刘浪已经笑出声来，一边给我消毒一边说：

“哈哈，吴哥，肯定是您在床上没干好事，被我嫂子踹到地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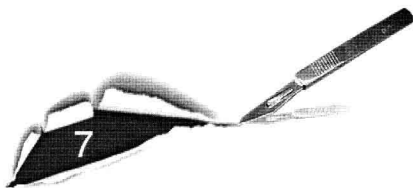
我的屁股又嗖的扭动了一下。

这时，手机响了，我打开发现是马小丽的短信：

“色情狂！屁股好点了吗？先去小刘那处理一下吧，别感染了。”

“哈！”显然刘浪偷看到了短信，“吴哥，你看你看，嫂子都说你是色情狂，老实交代，你昨晚到底干什么了。”

我又作势要踹，刘浪笑着躲开，我警惕地对他说：“哎！你丫他妈洗手了吗刚才，别把我屁股传染上淋病。”



刘浪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他的生活名副其实地充斥着这个字——“浪”。他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外科轮转，长相英俊，身材高大，还天生了一条无所不能的舌头，除了擅长花言巧语外，还具备了几乎任何可以用来对付小姑娘的功能。老爹是一家著名医药公司的副总，挥金如土，不知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儿子安排进我们这样的二流医院，而据刘浪自己说，他是正正经经的大学毕业，然后正正经经地找到我们医院工作的，鉴于我们医院的境况，还真不由得我不相信他的话。

当然，刘浪不正经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和各种各样的姑娘保持着或正经或不那么正经的关系，至少，我每次在他开的那辆新款奥迪 A4 里面看到的就很少有熟悉的面孔。

刘浪每天都混迹于一些我曾经也混迹过的迪厅和酒吧或者我根本就没听说过的新的娱乐场所，在甲基安非他明和芝华士的作用下，夜夜歌舞升平。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当到了第二天从他

的白色 A4 1.8t 车中钻出，穿上白大褂后，重又精神百倍光彩照人。对于从屁股上拔出电蚊香碎屑这样的工作照样能认真完成毫不懈怠，每每见此情形我都不禁唏嘘不已，感叹时间飞逝年华老去。

几次出去吃饭，刘浪都会把不同的姑娘介绍给我们认识，每一个都姿色出众，不是空姐就是模特，要不就是三线女艺人，然后，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某某姑娘是他的最爱，不久便将和该姑娘结婚。可是时至今日，我从没有参加过刘浪与任何一个姑娘的婚礼，甚至我连一个姑娘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因为似乎每次我看到的全都不是同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些姑娘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虽然她们每次被以准未婚妻的身份介绍给我们的时候都会甜美一笑，但我还是怀疑她们是否真的就想跟刘浪结婚，怀疑她们就真的没有识破刘浪的本“色”，或许人家也只是想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追求帅哥阔少的生活当中去。

因为我在本院的妇产科，刘浪时常会为图方便到我那里把成箱成箱的避孕套往他的 A4 后备箱里搬，而且从来不关心型号大小。这使我不禁浮想联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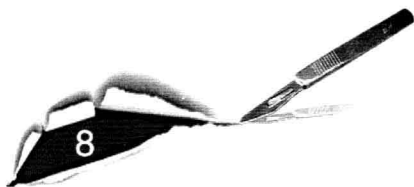
刘浪告诉我，初中的时候他就对姑娘和医学情有独钟，那时他的书包里每天就只有四样东西——点八中南海、手机、一盒避孕套和一把手术刀。中南海用来叼在嘴里在姑娘面前装酷，手机用来约姑娘和借给姑娘打电话，避孕套用来欺骗姑娘，谎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手术刀用来从别人的手里抢姑娘。我告诉他，他带的这些只跟姑娘有关，跟医学无关，他说，他用一把手术刀可以制伏两个拿着凳子腿的高年级学生，足见他有握手术刀

的天赋。

刘浪偶尔还会带姑娘来我这做人流，每次都会往我白大褂的兜里塞两包中华烟，使我的白大褂一边高一边矮晃晃荡荡。而我每次也都会穿着这晃晃荡荡的白大褂一丝不苟地从他带来的姑娘的子宫壁上吸出刚刚附着上的幼小生命，毫不手软，斩草除根，不留一切后患。我看那些姑娘都有些面熟，却一个也记不起在哪里见过，也不费心去记她们叫什么，因为我对她们在我这里登记的名字的真实性根本不抱任何幻想。

相比之下，在内窥镜下，这些姑娘的子宫们倒是都大同小异，它们大都粉嫩可人且特点突出，那就是子宫壁薄如蝉翼，宫颈中度糜烂。

长此以往，刘浪与我关系甚是亲密，单是冲着那些大小不一的避孕套和被毁尸灭迹的大小不一的受精卵，他已经是非常感谢我了。当然，他对我也算不薄，平时“吴哥”“吴哥”的叫得人周身舒畅，而且世界各地的好烟，我这里也从没断过。我虽然对于他的滥交生活不敢苟同，有时想劝他两句又怕被说成是说葡萄酸的狐狸，也就只是冷眼旁观，一直跟他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



从刘浪那离开，我给马小丽回了条短信，告诉她我的屁股已经包扎完毕，暂时封存，封存期间不许打，不许捏，不许踹。马

小丽给我回了两个字——不批！

马小丽很喜欢给我起外号，除了这次的“色情狂”，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我和她认识6年来，她已经把将近30个外号安在我的头上。

其中大多数都是她信口拈来，随口扔去，有些特别喜爱的则使用率较高，时常挂在嘴边。马小丽给我起的外号往往出现得毫无先兆，也不知所云，比如“臭狗”“傻蛋”“牛牛”“喜来乐”“傻骆驼”等，这些外号大多产生于我俩逛街的时候，当她正欢蹦乱跳地走在前面，会突然转身朝跟在后面提着大包小包的我叫出她心血来潮时想起的外号，每当此时，我都左顾右盼，装模作样地挑选衣服，就当不认识她。可这根本无济于事，因为马小丽会执着地跑到我身边，搂着我的胳膊冲着我的耳朵再次高喊一遍：“喜来乐，我叫你哪!!! ——”或者“牛牛，你怎么不理我!? ——”再或者“傻骆驼，我饿啦! ——”。

这类外号的出现，大多由马小丽的植物神经系统自然产生所致，所以，就连她自己也最多在五分钟之后就完全忘记。然后，她会再次随机产生另一个外号，喊完两声之后再次忘记，乐此不疲。

而大概有那么七八个外号却是由于一些典故遗留下来的，这些外号重复利用率较高，且在我俩的心里根深蒂固不可磨灭，比如这次的“色情狂”，我断定在40年后，马小丽仍会清晰地记得我这个色情狂曾在某个夜晚放着身边的裸女不闻不问，而做了一个和女鬼happy的性梦，然后由于过度兴奋从床上掉了下去坐碎了一个电蚊香。

这样的外号还有“小娘们儿”。

那次是因为我俩就晚饭后收拾厨房的工作质量问题吵了一

架，问题焦点就是我是应该把只是洗过菜没有沾油的铝盆顺手用水冲净直接收起，还是应该先和其他待洗的锅碗瓢盆放在一块留在最后一起洗。我俩就此事吵得不可开交，逐渐升级。她先把手里的抹布奋力扔到水池里溅了我一脸水，然后我把一根黄瓜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弄了她一脚黄瓜皮，再然后，她摔门而出躲在卧室的床上做生气状，而我就一个人蹲在厨房的一堆烂黄瓜中间抽烟。

五分钟以后，马小丽踢踢踏踏地踩着拖鞋站到我身旁，阴阳怪气地说：

“哎哟喂！你怎么刚吃完饭就抽烟啊，多不利于消化啊。”

我立刻反击：

“哎哟喂！你怎么刚吃完饭就生气啊，太不利于安定团结了。”

听了这话，马小丽双手揉眼作势欲哭，怯声怯气地说：

“老公，你欺负我，你拿黄瓜打我……”

我于是起身搂住她，一边拍着她的后背，一边安慰她：

“我答应你，下次可以让你用萝卜打我，但是，绝不能使用‘老玉米，那会出人命的。”

那件事后，马小丽便不依不饶地说我小气，因为那么点小事就跟她吵架，根本不是男人，像个胡同里的大娘们儿。我谦虚地说：

“哪有大娘们儿扔黄瓜的，要真是大娘们早拿洗脚水泼你了！我真的不够格。”

“那，那，那你就是小娘们儿！！！！”马小丽最后给我定性。

在此之后每次我俩因为小事又要硝烟弥漫之际，马小丽都会不失时机地高喊：